

# 水浒传

作者：施耐庵

⊕ 上一页  
⊕ 下一页  
⊕ 回目录

## 第二十四回 王婆计啜西门庆 淫妇药鸩武大郎

话说当下郓哥被王婆打了这几下，心中没出气处，提了雪梨篮儿，一迳奔来街上，直来寻武大郎。转了两条街，只见武大挑着炊饼担儿，正从那条街上来。郓哥见了，立住了脚，看着武大道：“这几时不见你，怎麽吃得肥了？”武大歇下担儿，道：“我只是这般模样！有甚麽吃得肥处？”郓哥道：“我前日要余些麦稭，一地里没余处，人都道你屋里有。”武大道：“我屋里又不养鹅鸭，那里有这麦稭？”郓哥道：“你说没麦稭，怎地栈得肥奄奄地，便颠倒提起你来也不妨，煮你在锅里也没气？”武大道：“含鸟猢猻，倒骂得我好！我的老婆又不偷汉子，我如何是鸭？”郓哥道：“你老婆不偷‘汉子’，只偷‘子汉’！”武大扯住郓哥，道：“还我主来！”郓哥道：“我笑你只会扯我。却不咬下他左边的来！”武大道：“好兄弟，你对我说是兀谁，我把大个炊饼送你。”郓哥道：“炊饼不济事，你只做个小主人，请我吃三杯，我便说与你。”武大道：“你会吃酒？跟我来。”

武大挑了担儿，引着郓哥，到一个小酒店里歇了担儿；拿了几个炊饼，买了些肉，讨了一铤酒，请郓哥吃。那小厮又道：“酒便不要添了，肉再切几块来。”武大道：“好兄弟，你且说与我则个。”郓哥道：“且不要慌；等我一发吃了，却说与你。你却不要气苦。我自帮你打捉。”

武大看那猴子吃了酒肉，道：“你如今却说与我。”郓哥道：“你要得知，把手来摸我头上胳膊。”武大道：“却怎地来有这胳膊？”郓哥道：“我对你说：我今日将这一篮雪梨去寻西门大郎挂一小钩子，一地里没寻处。街上有人说道：‘他在王婆茶房里和武大娘子勾搭上了，每日只在那里行走。’我指望去摸三五十钱使，叵耐那王婆老猪狗不让我去房里寻他，大栗暴打我出来。我特地来寻你。我方才把两句话来激你，我不激你时，你须不来问我。”武大道：“真个有这等事？”郓哥道：“又来了！我道你是这般的鸟人！那厮两个落得快活！只等你出来，便在王婆房里做一处，你兀自问道真个也是假！”

武大听罢道：“兄弟，我实不瞒你说。那婆娘每日去王婆家里做衣裳，归来时，便脸红，我自也有些疑忌。这话正是了！我如今寄了担儿，便去捉奸，如何？”郓哥道：“你老大一个人，原来没些见识！那王婆老狗恁麽利害怕人，你如何出得他手！他须三人也有个暗号，见你入来拿他，把你老婆藏过了。那西门庆须了得！打你这般二十来个，若捉他的不着，乾吃他一顿拳头。他又有钱有势，反告了一纸状子，你使用吃他一场官司，又没人做主，乾结果了你！”

武大道：“兄弟，你都说的是。却怎地出得这口气！”郓哥道：“我吃那老猪狗打了，也没出气处。我教你一着。你今日晚些归去，都不要发作；也不可露一些嘴脸，只作每日一般。明朝你便少做些炊饼出来卖，我便在巷口等你。若是见西门庆入去时，我便来叫你。你便挑着担儿，只在左近等我。我便先去惹那老狗。必然来打我，我便将篮儿丢出街来。你便抢来。我便一头顶住那婆子。你便只顾奔入房里去，叫起屈来。——此计如何？”武大道：“既是如此，却是亏了兄弟！我有数贯钱，与你把去余米。——明日早早来紫石街巷口等我！”

郓哥得了数贯钱，几个炊饼，自去了。武大还了酒钱，挑了担儿，去卖了一遭归去，原来这妇人往常时只是骂武大，百般的欺负他；近日来也自知无礼，只得窝伴他些个。

当晚武大挑了担儿归家，也只和每日一般，并不说起。那妇人道：“大哥，买盞酒吃？”武大道：“却才

和一般经纪人买三碗吃了。”那妇人安排晚饭与武大吃了，当夜无话。

次日饭後，武大只做三两扇炊饼安在担儿上。这妇人一心只想着西门庆，那里来理会武大做多做少。当日武大挑了担儿，自出去做买卖。这妇人巴不能够他出去了，便趲过王婆房里来等西门庆。

且说武大挑着担儿，出到紫石街巷口，迎见郓哥提着篮儿在那里张望。武大道：“如何？”郓哥道：“早些个。你且去卖一遭了来。他七八分来了，你只在左近处伺候。”武大飞云也似去卖了一遭回来。郓哥道：“你只看我篮儿撒出来，你便奔入去。”武大自把担儿寄下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郓哥提着篮儿走入茶坊里来，骂道：“老猪狗，你昨日做甚麽便打我！”那婆子旧性不改，便跳起身来喝道：“你这小猢猻！老娘与你无干，你做甚麽又来骂我！”郓哥道：“便骂你这‘马泊六’，做牵头的老狗，直甚麽屁！”

那婆子大怒，揪住郓哥便打。郓哥叫一声“你打我！”把篮儿丢出当街上来。那婆子却待揪他，被这小猴子叫声“你打”时，就把王婆腰里带个住，看着婆子小肚上只一头撞将去，争些儿跌倒，却得壁子碍住不倒。

那猴子死顶住在壁上。只见武大裸起衣裳，大踏步直抢入茶坊里来。那婆子见了是武大来，急待要拦当时，却被这小猴子死命顶住，那里肯放，婆子只叫得“武大来也！”那婆娘正在房里，做手脚不迭，先奔来顶住了门。这西门庆便钻入床底下躲去。武大抢到房里边，用手推那房门时，那里推得开，口里只叫得“做得好事！”

那妇人顶住着门，慌做一团，口里便说道：“闲常时只如鸟嘴卖弄杀好拳棒！急上场时便没些用！见个纸虎也吓一交！”

那妇人这几句话分明教西门庆来打武大，夺路了走。西门庆在床底下听了妇人这几句言语，提醒他这个念头，便钻出来，拔开门，叫声“不要打”。武大却待要揪他，被西门庆早飞起右脚，武大矮短，正踢中心窝里，扑地望後便倒了。

西门庆见踢倒了武大，打闹里一直走了。郓哥见不是话头，撇了王婆撒开。街坊邻舍都知道西门庆了得，谁敢来多管。王婆当时就地下扶起武大来，见他口里吐血，面皮腊查也似黄了，便叫那妇人出来，舀碗水来，救得苏醒，两个上下肩换着，便从後门扶归楼上去，安排他床上睡了，当夜无话。

次日，西门庆打听得没事，依前自来和这妇人做一处，只指望武大白死。武大一病五日，不能够起。更兼要汤不见，要水不见；每日叫那妇人不应；又见他浓妆艳抹了出去，归来时便面颜红色，武大几遍气得发昏，又没人来睬着。

武大叫老婆来分付道：“你做的勾当，我亲手来捉着你奸，你到挑拨奸夫踢我心头，至今求生不生，求死不死，你们却自去快活！我死自不妨，和你们争不得了！我的兄弟武二，你须得知他性格；倘或早晚归来，他肯干休？你若肯可怜我，早早服侍我好了，他归来时，我都不提！你若不看觑我时，待他归来，却和你们说话！”

这妇人听了这话，也不回言，却趲过来，一五一十，都对王婆和西门庆说了。那西门庆听了这话，却似提在冰窟子里，说道：“苦也！我须知景阳冈上打虎的武都头他是清河县第一个好汉！我如今却和你眷恋日久，情孚意合，却不恁地理会！如今这等说时，正是怎地好？却是苦也！”

王婆冷笑道：“我倒不曾见你是个把舵的，我是趁船的，我倒不慌，你倒慌了手脚？”西门庆道：“我枉自做了男子汉，到这般去处却摆布不开！你有甚麽主见，遮蔽我们则个！”王婆道：“你们却要长做夫妻，短做夫妻？”西门庆道：“乾娘，你且说如何是长做夫妻，短做夫妻？”王婆道：“若是短做夫妻，你们只就今日便分散，等武大将息好了起来，与他陪了话，武二归来，都没言语。待他再差使出去，却再来相约，这是短做夫妻。你们若要长做夫妻，每日同一处不担惊受怕，我却有一条妙计——只是难教你。”

西门庆道：“乾娘，周全了我们则个！只要长做夫妻！”王婆道：“这条计用着件东西，别人家里都没，天生天化大官人家家里却有！”西门庆道：“便是要我的眼睛也剜来与你。却是甚麽东西？”



王婆道：“如今这捣子病得重，趁他狼狽里，便好下手。大官人家里取些砒霜来，却教大娘子自去赚一帖心疼的药来，把这砒霜下在里面，把这矮子结果了，一把火烧得乾乾淨净的，没了踪迹，便是武二回来，待敢怎地？自古道：‘嫂叔不通问’；‘初嫁从亲，再嫁由身’。阿叔如何管得！暗地里来往一年半载，等待夫孝满日，大官人娶了家去，这个不是长远夫妻，偕老同欢？——此计如何？”

西门庆道：“乾娘，只怕罪过？——罢！罢！罢！一不做，二不休！”王婆道：“可知好哩。这是斩草除根，萌芽不发；若是斩草不除根，春来萌芽再发！官人便去取些砒霜来，我自教娘子下手。——事了时，却要重重谢我。”西门庆道：“这个自然，不消你说。”便去真个包了一包砒霜来，把与王婆收了。

这婆子却看着那妇人道：“大娘子，我教你下药的法度，如今武大不对你说道，教你看活他？你便把些小意见贴恋他。他若问你讨药吃时，便把这砒霜调在心疼药里。待他一觉身动，你便把药灌将下去，却便走了起身。他若毒药转时，必然肠胃迸断，大叫一声，你却把被只一盖，都不要人听得。预先烧下一锅汤，煮着一条抹布。他若毒发时，必然七窍内流血，口唇上有牙齿咬的痕迹。他若放了命，便揭起被来，却将煮的抹布一搭，都没了血迹，便入在棺材里，扛出去烧了，有甚麽鸟事！”

那妇人道：“好却是好，只是奴手软了，临时安排不得尸首。”王婆道：“这个容易。你只敲壁子，我自过来相帮你。”西门庆道：“你们用心整理，明日五更来讨回报。”

西门庆说罢，自去了。王婆把这砒霜用手捻为细末，把与那妇人将去藏了。那妇人却竟将归来。到楼上看武大时，一丝没两气，看看待死，那妇人坐在床边假哭。武大道：“你做甚麽来哭？”那妇人拭着眼泪，说道：“我的一时间不是了，吃那厮局骗了，谁想却踢了你这脚，我问得一处好药，我要去赚来医你，又怕你疑忌了，不敢去取。”武大道：“你救得我活，无事了，一笔都勾，并不记怀，武二家来亦不提起。快去赚药来救我则个！”

那妇人拿了些铜钱，迳来王婆家里坐地，却教王婆去赚了药来，把到楼上，教武大看了，说道：“这帖心疼药，太医教你半夜里吃。吃了倒头把一两床被发些汗，明日便起得来。”武大道：“却是好也！生受大嫂，今夜醒睡些个，半夜里调来我吃。”那妇人道：“你自放心睡，我自服侍你。”

看看天色黑了，那妇人在房里点上碗灯；下面先烧了一大锅汤，拿了一片抹布煮在汤里。听那更鼓时，却恰好正打三更。那妇人先把毒药倾在盏子里，却舀一碗白汤，把到楼上，叫声“大哥，药在那里？”武大道：“在我席子底下枕头边。你快调来与我吃。”

那妇人揭起席子，将那药抖在盏子里；把那药贴安了，将白汤冲在盏内；把头上银牌儿只一搅，调得匀了；左手扶起武大，右手把药便灌。武大呷了一口，说道：“大嫂，这药好难吃！”那妇人道：“只要他医治得病，管甚麽难吃。”武大再呷第二口时，被这婆娘就势只一灌，一盏药都灌下喉咙去了。那妇人便放倒武大，慌忙跳下床来。武大哎了一声，说道：“大嫂，吃下这药去，肚里倒疼起来！苦呀！苦呀！倒当不得了！”

这妇人便去脚後扯过两床被来没头没脸只顾盖。武大叫道：“我也气闷！”那妇人道：“太医分付，教我与你发些汗，便好得快。”武大再要说话时，这妇人怕他挣扎，便跳上床来骑在武大身上，把手紧紧地按住被角，那里肯放些松宽。那武大哎了两声，喘息了一回，肠胃迸断，呜呼哀哉，身体动不得了！

那妇人揭起被来，见了武大咬牙切齿，七窍流血，怕将起来，只得跳下床来，敲那壁子。王婆听得，走过後门头咳嗽。那妇人便下楼来开了後门。王婆问道：“了也未？”那妇人道：“了便了了，只是我手脚软了，安排不得！”王婆道：“有甚麽难处，我帮你便了。”

那婆子便把衣袖卷起，舀了一桶汤，把抹布撒在里面，撮上楼来；卷过了被，先把武大嘴边唇上都抹了，却把七窍淤血痕迹拭净，便把衣裳盖在尸上。两个从楼上一步一擗打将下来就楼下寻扇旧门停了，与他梳了头，戴上巾幘，穿了衣裳，取双鞋袜与他穿了；将片白绢盖了脸，拣床乾淨被盖在死尸身上，却上楼来收拾得乾淨了。王婆自转将归去了。那婆娘便号号地假哭起养家人来。

看官听说，原来但凡世上妇人哭有三样：有泪有声谓之哭，有泪无声谓之泣，无泪有声谓之号。



当下那妇人乾号了一歇，却早五更。天色未晓，西门庆奔来讨信。王婆说了备细。西门庆取银子把与王婆，教买棺材津送，就叫那妇人商议。

这婆娘过来和西门庆说道：“我的武大今日已死，我只靠着你做主！”西门庆道：“这个何须得你说。”王婆道：“只有一件事最要紧。地方上团头何九叔，他是个精细的人，只怕他看出破绽不肯殓。”西门庆道：“这个不妨。我自分付他便了。他不肯违我的言语。”王婆道：“大官人便用去分付他，不可迟误。”西门庆去了。

到天大明，王婆买了棺材，又买些香烛纸钱之类，归来与那妇人做羹饭，点起一盏随身灯，邻舍坊厢都来吊问。那妇人虚掩着粉脸假哭。众街坊问道：“大郎因甚病患便死了？”那婆娘答道：“因害心疼病症，一日日越重了，看看不能够好，不幸昨夜三更死了！”又哽哽咽咽假哭起来。

众邻舍明知道此人死得不明，不敢死问他，只自人情劝道：“死是死了，活的自要过，娘子省烦恼。”那妇人只得假意儿谢了。众人各自散了。

王婆取了棺材，去请团头何九叔。但是入殓的都买了，并家里一应物件也都买了，就叫两个和尚晚些伴灵。多样时，何九叔先拨几个火家来整顿。

且说何九叔到巳牌时分慢慢地走出来，到紫石街巷口，迎见西门庆叫道：“九叔，何往？”何九叔答道：“小人只去前面殓这卖炊饼武大郎尸首。”西门庆道：“借一步说话则个。”

何九叔跟着西门庆，来到转角一个小酒店里，坐下在阁儿内。西门庆道：“何九叔，请上坐。”何九叔道：“小人是何等之人，对官人一处坐地。”西门庆道：“九叔何故见外？且请坐。”

二人坐定，叫取瓶好酒来。小二一面铺下菜蔬果品按酒之类，即便筛酒。何九叔心中疑忌，想道：“这人从来不曾和我吃酒，今日这杯酒必有跷蹊。……”

两个吃了半个时辰，只见西门庆去袖子里摸出一锭十两银子放在桌上，说道：“九叔，休嫌轻微，明日别有酬谢。”何九叔又手道：“小人无半点效力之处，如何敢受大官人见赐银两？——大官人便有使令小人处，也不敢受。”西门庆道：“九叔休要见外，请收过了却说。”何九叔道：“大官人但说不妨，小人依听。”西门庆道：“别无甚事，少刻他家也有些辛苦钱。只是如今殓武大的尸首，凡百事周全，一床锦被遮盖则个，别无多言。”何九叔道：“是这些小事？有甚利害，如何敢受银两。”西门庆道：“九叔不收时便是推却。”那何九叔自来惧怕西门庆是个刁徒，把持官府的人，只得收了。

两个又吃了几杯，西门庆叫酒保来记了帐，明日铺里支钱。两个下楼，一同出了店门。西门庆道：“九叔记心，不可泄漏，改日别有报效。”分付罢，一直去了。

何九叔心中疑忌，肚里寻思道：“这件事却又作怪！我自去殓武大郎尸首，他却怎地与我许多银子？……这件事必定有跷蹊！……”来到武大门前，只见那几个火家在门首伺候。何九叔问道：“这武大是甚病死了？”火家答道：“他家说害心疼病死了。”

何九叔揭起帘子入来。王婆接着道：“久等何叔多时了。”何九叔应道：“便是有些小事绊住了脚，来迟了一步。”只见武大老婆穿着些素淡衣裳从里面假哭出来。何九叔道：“娘子省烦恼。——可伤大郎妇夫去了！”那妇人虚掩着泪眼道：“说不可尽！不想拙夫心疼症候，几日儿便休了！撇得奴好苦！”

何九叔上上下下看了那婆娘的模样，口里自暗暗地道：“我从来只听的说武大娘子，不曾认得他，原来武大却讨着这个老婆。西门庆这十两银子有些来历。”

何九叔看着武大尸首，揭起千秋幡，扯开白绢，用五轮八宝犯着两点神水眼，定睛看时，何九叔大叫一声，望後便倒，口里喷出血来，但见指甲青，唇口紫，面皮黄，眼无光。正是身如五鼓衔山月，命似三更油尽灯。毕竟何九叔性命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

